

金陵残梦

张金峰 编著

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金陵残梦

下卷

张金峰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残梦/张金峰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ISBN 7-5059-3045-1

I. 金... II. 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历史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3054号

书 名	金陵残梦(上、下)
作 者	张金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版式设计	王兴泉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鑫欣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35千字
印 张	37.75
插 页	16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2300套
书 号	ISBN 7-5059-3045-1/I. 2303
定 价	55.8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上卷·盛衰有数

第一章	修家谱龙生之地·····	1
第二章	角黄埔三权在握·····	21
第三章	鹿中原二次下野·····	46
第四章	“侍从室”与“特委会”·····	74
第五章	宋美龄征服美利坚·····	93
第六章	督剿共西安事变·····	112
第七章	三巨头交往陈嘉庚走向毛泽东·····	181
第八章	“新生活”自救难救·····	198
第九章	“搞劫收”政权速亡·····	212
第十章	套绞索玩“行宪”戏·····	236
第十一章	淮海战役蒋桂内讧·····	249
第十二章	三下野宗仁逼宫·····	258
第十三章	蒋军五大主力的覆灭·····	303
第十四章	找退路劫财台湾·····	315
第十五章	为了和平走向光明·····	384

下卷·热战浪涛

第一章	苦挣扎从幕后到幕前·····	589
第二章	开国典“好管家”组内阁·····	657
第三章	穷兵赎武飞陪都重建反共堡垒·····	705
第四章	图谋反攻士林官邸如同军营·····	854
第五章	新中国华东剿匪·····	889
第六章	战金门狂涛浴血·····	900
第七章	千舟扬帆战东海·····	918
第八章	新中国的外交官·····	931
第九章	美国一度想在台湾搞政变·····	942
第十章	对台战计划揭秘·····	977
第十一章	洁内部潜特大曝光·····	1008
第十二章	金三角国民党残军覆灭记·····	1047
第十三章	行暗杀“求爱”计划·····	1066
第十四章	大陈列岛起硝烟·····	1077
第十五章	蒋宋在台两度大吵架·····	1087
第十六章	为和平解放台湾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三会晤·····	1099
第十七章	新中国空军作战显神威·····	1120
第十八章	新中国不能没有海军航空兵·····	1127
第十九章	向往新中国·····	1139
第二十章	炮击金门内情戏·····	1177
尾 声	·····	1204

第一章 苦挣扎从幕后到幕前

福州南郊机场紧急召开马拉松军事会议

1949年6月21日上午9时,“美龄号”总统座机降落在福州南郊的机场上。

在军政要员的簇拥下,舷梯上走下手拿司的克的蒋介石。他头戴白包盆帽,映着南国白炽的阳光,站在舷梯上,匆匆瞥了一眼机场四周那起伏的南国林木,看了看蓝天和银白的云团,就步下舷梯,同向他迎来的党政大员一一握手。

“欢迎总裁莅临福建前沿视察、指导。”

“唔,我来看看大家。”蒋介石打着宁波官腔,“福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诸位责任重大,责任重大……”

蒋介石对福建很重视,就在下野前二十天,他在南京黄埔官邸,急忙召见陆军第一训练处副处长,后来又改任第一先遣司令部副司令官李以劼,开门见山地说:

“你赶快到福建担任独立第50师师长。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你到福建要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50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该好好

训练,作为保卫福建的有生力量。知道吗?”

“是。”李以励诚慌诚恐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总统的栽培。”

李以励走马上任。当时在福建装备优良,兵员充足的部队,就数这独立第50师了。蒋介石是知道它的地位和作用的。

五月上旬,长江江防各军匆匆南逃,残兵败将溃集福建。那些在淮海战役中基本被消灭、所剩无几的残部。准备在福建重建或整编,正在到处征集、补充兵员。而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很不放心:现在福建前线不是即将迎战的前沿阵地,而成了残兵败将的收容所,这还了得!

自从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他就把总统府的文官处和参军处所属的各局加以改组,李宗仁让李汉魂担任参军长,接替薛岳,以刘士毅任参军处第五局局长,接替俞济时。

蒋介石对李宗仁这一举动自然很不高兴,你一上台,就削弱我的力量哟!蒋介石马上将侍从系统的人事另外加以安置,把重点摆到闽、台地区,为自己安排退路。他让蒋经国、俞济时分别担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正副主任,留在自己左右,还将原第三局的一部安置在陈诚的台警备总部,另一部安置在朱绍良的福州绥靖总署,让他的亲身侍从参军施觉民,去担任福州市警察局长,让原警卫室主任石祖德,去担任厦门警备司令。

蒋介石这次亲临福州,是为了鼓舞士气,收揽人心来的。因为自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的二十多天中,蒋家的长江防线兵败如山倒,残兵败将丢盔弃甲,辎重一时塞途,一退就是两千里。凡溃军到过的地方,借粮征草,拉夫派工,闹得鸡犬不宁,民怨鼎沸,真象经历一场浩劫一样。可是,自从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闽北、闽东以后,退守闽中,以及闽江以北的蒋军各部队,俱无斗

591—618原书缺页

难当了。

果然，没有几天，中共的新华社电台发表广播文告，责问国民党政府，李宗仁在南京，而孙科却去了广州，和谈，和谈，和谁去谈哟？

李宗仁感到又气又恼，慌忙打电话到奉化溪口，同蒋介石直接通话。他在电话里语气非常坚决的说：

“行政院非立即迁回南京不可，望蒋先生从大局着想，请哲生回南京来，共维进艰……”

他一面又给广州的孙科打了电话，希望他把行政院迁回南京。同时又派代表南下去劝说孙科能识大体、顾大局，不要轻信别人的话，上了人家的当。

蒋介石在电话里“嗯嗯、哼哼”地对李宗仁表面应付了一番，心里却另有打算。他深知孙科的个性，知道他耳皮子软，没多少主见，是出名的孙空炮。蒋介石就暗里叫陈立夫火速飞往广州，做孙科的工作，把他稳住在广州。这样李宗仁鞭长莫及，只好望断云天了。

陈立夫飞临广州，来到行政院临时办公地址，见到了孙科。

“哈哈，什么风把您老兄吹到广州来了？”孙科一见面就打哈哈。

陈立夫却开门见山，一本正经地说：

“我这次是奉总裁的命令到广州来的。我这次来希望有助于行政院工作。总裁要我转告你一句话：留在广州好了，他支持到底。”

孙科听陈立夫传达蒋介石这样的意见，喜出望外，心里踏实多了，这样他就更有恃无恐了，李宗仁也奈何他不了，他可以对李宗仁不予理睬。

当晚，他就在广州酒家设宴招待陈立夫。出席作陪的除孙科的心腹外尚有陈英士的儿子陈尉夫，他是陈立夫的堂兄弟。

这样，陈立夫就和陈尉夫一起住在广州交通银行的公寓，表面上，他们堂兄弟俩在广州成天吃喝玩乐，不是上酒楼，就是进舞厅，显出“国难当头”那种醉生梦死的派头。陈立夫甚至在公开场合对很多人宣称：

“现在，蒋总统下野了，我的大权也交给蒋经国了，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哈哈……”

其实背地里陈立夫每隔二、三天，就要同孙科会晤一次，交换南京方面的情况，研究对策。

海南“总督”陈济棠听说陈立夫在广州，连忙从海南岛赶来，想和陈立夫商量去台湾的事，据说陈济棠为了讨好陈立夫，找了一位十八的南粤靓女来服侍陈立夫。陈济棠知道陈立夫是蒋介石身边的要人，他说句话是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州这边，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策划；南京方面，只好干瞪眼，空着急罢了。

李宗仁一派见广州按兵不动，杳无讯息，知道把行政院迁回南京已无望了。他们当然不愿意这种分裂局面再维持下去，就拿出最后一手：决定在南京立即召开立法会议，作为代总统这点权力还是有的。

他们宣布了具体开会日期，并进行周密的商量，决定搞掉孙科，宣布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是非法的。

可是陈立夫是立法院副院长哟，要开立法会会议，非得通过他不可，陈立夫一听说南京要开立法会议，就知道李宗仁他们要干什么。他就连忙暗地里把很多立法委员接到广州来，准备在广州开会。

孙科一看有陈立夫撑腰，态度就更强硬了，准备和李宗仁顶到底。

李宗仁没料到这一招：是哟！要开立法会可以在南京开，也可以在广州开，陈立夫就是立法院副院长完全可以提出开会地点的动议。

李宗仁没有办法，只好派张群去广州做说服工作。可是没用，孙科梗着脖子声气很粗。其他人也虚与周旋，有的干脆避而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只好亲自带领甘介候、程思远等人飞往广州。堂堂代总统，却屈驾去广州向下属求恳。

到了广州，李宗仁把陈立夫撇在一边径直找到孙科，把他紧紧抓住，又是召开紧急会议，又是当面深谈，他不怕摊底牌，直言不讳地告诉孙科：

“现在华盛顿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你懂吗？”

孙科装聋作哑地没有回答，装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李宗仁急了，话就说得更直露了：

“哲生兄，如果你不回去，在这即将和共产党和谈之际，立法院对行政院的误会，恐怕越来越深了。蒋先生的脾性，您又不是不知道……”

说到这里，李宗仁故意不说下去了。他似乎在提醒孙科：万一真闹起来，矛盾一激化，蒋介石也下不了台。蒋介石为了挽回面子，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的。李宗仁在暗示孙科，千万别当“替罪羊”。

这一下，孙科慌了。一反常态，露出懦弱的本性，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说：

“那……怎么办？现在回去？”

李宗仁这才露出得意的笑容，故作矜持地说：

“如果你以党国利益为重，现在迁回南京，我保你无事，你看怎么样？”

孙科挺不住了，精神上彻底垮了，连连说：

“好，好！我同意迁回南京，同意……孙科这样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大出陈立夫所料。他心想孙科再没主见，这几天自己对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孙科即使犹豫动摇，也会再来找他商量一下。没想到孙科一下子就变卦，突然倒戈了。

当陈立夫获得消息，已经晚了。他气急败坏地驱车直奔孙科在广州的官邸。一进门，劈头就问：

“你真的不理睬总裁的命令，要迁回南京？”

“我有什么法子呢？”孙科哭丧着脸说：“现在人家是代总统，他在台上……”

“你真糊涂透顶！你，你……”陈立夫气得差点骂出了“蠢种”，“你知道你的背后谁在撑腰，啊，他李宗仁能和总裁比吗？你回南京好了，我看你将来怎么有颜面见总裁？”

“总裁，他，他不想和谈，就不该下野。”孙科也不服气地回击了一句。

“他下野了，我们没下野！”陈立夫仍是气势汹汹地说，“你明知我在广州给你撑腰，正在召集各地立委来广州开会，总裁的意思，我也同你说得明明白白，可你，一不和溪口商量，二不和我研究，贸然就同意回南京，你吃了什么迷魂药了呀？”

孙科又象挨了当头一棒，顿时翻翻眼睛说不出话来。他自知又做错了事，变得又没主见了，只好委屈地说：

“你们一边主战，一边主和，我夹在中间，难哇！请你告诉总裁，我回南京后立即辞职……”

“你！你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院长呵！”陈立夫气得一甩袖子，离开了孙科的官邸。

他见事情紧急，立即赶到交通银行给溪口挂长途电话，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倒戈的情况，并说孙科干不下去了准备辞职。

蒋介石听到后，除了骂娘，还能说什么呢？

在行政院从广州迁回南京这件事上，李宗仁表面上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即使迁回南京，也于事无补，无非装装门面摆个空架子。此时的行政院，再也行使不了什么政治权力了。

不久以后，孙科果然提出辞呈，自动卸职，带着他那位情妇陈太太，到广州、香港等地过逍遥公的生活去了。

最令李宗仁不堪回首的，就是从解放军横渡长江后，4月24日开始，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内部土崩瓦解，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再也不能在溪口幕后操纵了。他按捺不住地跳到前台，想收拾残局，决战一场。

他通知南京方面的李宗仁等党政要员，火速赶到杭州开紧急会议。

4月22日上午十时，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等人分乘“追云”号等三架专机飞往杭州。蒋介石早已得到长江失守的消息，在笕桥航校等待大家到来，准备亲自来主持“杭州会议”。

大家见面之时，一个个面色阴沉，心情忧虑，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但都无法表达。

李宗仁愁容满面地和蒋介石握手，声音低沉地说：

“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破裂，南京眼看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你继续领导下去。”蒋介石象是不加考虑地说，“我支持你

到底,不必灰心。”

蒋介石撇开众人,又领李宗仁到另外一个房间谈话。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李宗仁说,“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办不成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知道李宗仁话中有话,心中有满腹怨气,但不加理睬仍假惺惺地说:

“不论你要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这次紧急的应变会议结束后白崇禧当即飞往汉口。

程思远那天没有参加会议,被蒋经国、俞济时和浙江省主席周岸拉到西湖“楼外楼”去吃饭了。待蒋经国送程思远回笕桥时,刚好碰上白崇禧匆匆准备离去。程思远连忙走上去送行,白崇禧看见旁边没有人,就轻声对程思远说:

“要提醒德公,利用此时同蒋摊牌。我要立刻离开,否则不能在天黑前飞回汉口”。

但这一整天的杭州会谈,都是蒋介石一个人说话,根本没有李宗仁发言的机会。李宗仁就不想多说了。结果并没有摊牌。当晚李宗仁又飞回到南京,作逃走的准备去了。

4月23日,眼看解放军要兵临南京城下,李宗仁只好匆匆离开南京,飞往桂林。他感到有点难以为继,不想再“代”下去,干脆躲到老家去了。

可是,5月2日,国民党中常委推派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同程思远于5月2日飞到桂林迎接李宗仁去广州主持政务。李宗仁先是推辞了一阵子,表示自己无力挽救这个危局,但经过大家的劝说,他便不客气地说道:

“要我去穗主持政务可以,但是要请蒋先生把人事权、指挥

权交出来,要将存放在台湾的外汇及武器装备交给广州使用,并请蒋先生出国争取外援……”

三个老头子把李宗仁的要求带到广州,由何应钦派飞机将他们送给当时正在上海指挥战事的蒋介石。

“什么?又是交出人事权、指挥权,又是把台湾的外汇及武器装备交给广州使用,还要请我出国,这不是既拆庙,又赶和尚吗?”蒋介石看了这份报告后,大发脾气,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信中说:

“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指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改推阎锡山、朱家骅携带蒋介石致何应钦函来桂林迎接李宗仁。白崇禧对李宗仁说:

“蒋在信中说要‘遁世远行’,其实他无时不望出山。”

在山崇禧的一再敦促下,5月8日,李宗仁终于偕同阎锡山乘坐“追云”、“自强”号两架飞机飞到广州来了。

五月下旬,去广州参加财粮会议的黄旭初对程思远说:

“这次德公入穗,事前太没有布置了,连广州警备司令也不派人担任。这是很大的疏忽。不久广州就陷入过去南京那样的局面。”

此时,李宗仁是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立法院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6月1日,李宗仁被迫只好改提阎锡山组阁。这样,他的领导权威就大大削弱了。连广东军人实力派余汉谋、薛岳等人也强烈要求白崇禧入阁主管国防,李宗仁慑于蒋的威势,不敢提出。人们认为李宗仁对蒋未免过于软弱。

6月13日,刘斐秘密到广州,对李宗仁白崇禧作了最后一

次劝告：

“和平起义机不可失，毛泽东表示‘白崇禧过来，也可以给他带兵，……’”

刘斐辞出后，李宗仁对白崇禧意味深长地问：

“怎么样，你手中即有枪杆子……”

他暗示白崇禧可以自由行动，但白崇禧不作任何表示。

程思远当时想：蒋介石太独裁了，李宗仁白崇禧又犹柔寡断，只有找第三条道路了。

8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一时组织“第三势力的呼声甚嚣尘上，”不少人跃跃欲试。

当时颇有名望的顾孟余忽于8月15日应李宗仁之邀，从香港来到广州，就组织第三势力一事，与美国领事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贯渭等反复交换意见，并将可能采取的方案供李宗仁考虑。李宗仁说：

“还是由孟余先生出面领导吧，我从旁支持，思远负责居中联系。”

这样，程思远就往返于港澳、广州之间，为“第三势力”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筹措经费。

“什么是第三势力？”程思远开头搞不清，问李宗仁。

李宗仁说：“事情是这样的，一次，美国使馆公使衔代办路易士·克拉克由何义均陪同来迎宾馆访我，谈到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在欧洲以马歇尔计划为核心在亚洲则以援助蒋介石为主，前者是成功的，后者失败了。因为蒋介石政府贪污无能，扶不起来。说到这里，克拉克喟然长叹曰：“中国只有共产党的势力和蒋介石的势力，却没有介乎于两势力之间的第三势力，难道地大人

多的中国没有主张自由民主的中间分子吗？”克拉克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以后，经过童冠贤、何义均、顾孟余的一些接触，这个运动就推动起来了。”

“自由民主大同盟”在香港还办过一个刊物《大道》。顾孟余任总编，张国焘竟然也从台北溜到香港，与顾孟余勾搭起来。

这个张国焘，想当年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肃清改组派，冤杀了多少忠诚共产党人，可是如今却一头栽到真正的改组派顾孟余的怀抱中。这点，连程思远也感到有点不是滋味。

8月，是李宗仁最不好过的一个月。

先是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

不久，香港《大公报》上又发表了黄绍闾、龙云、刘斐、谭异之等四十四人签署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

虽然人心向背，大势已去，李宗仁依然没有接受刘斐6月13日的忠告。他除在军事上依靠白崇禧，在政治上依靠顾孟余之外，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不肯作出最后的抉择，正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继续做“蒋介石这个恶婆婆的童养媳”。

据说：“自由大同盟”这件事有人也报告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蒋介石冷笑一声说：“什么第三势力，中国只有两大势力：共产党和国民党！美国人叫李宗仁玩这个把戏，我看连共产党也不会承认这个第三势力的，真是……”

8月25日，程思远回到广州，在迎宾馆看到白崇禧。白崇禧是刚从衡阳到广州来的，目的是会晤蒋介石。但蒋介石在广州只停留一天，已经于24日上午飞抵重庆去了。

白崇禧快快不乐地对程思远说：

“我在军事上准备了甲、乙两个方案，甲案是我率全部部队